

# 王壬秋的風流韻事

王覺源

曠古聖人才，能以逍遙通世法；  
平生帝王學，只今顛沛愧師承。

我在中外雜誌（第二〇八期）寫過一篇「洪憲六人幫的楊度」的文章以後，朋友看了，有的遠遠來函詢及，有的在酬酢閒聊中，常拿我在楊文中所提到的王壬秋老人，追問其軼聞逸事。玆就憶之所及者，閒話一二；但不願也不敢探討其詩賦文章以供讀者參考。本文上首所提這副對聯，就是鑄安六君子之一的楊度輓王壬秋老人的聯語。而余所欲言者，亦僅其逍遙通世法之點滴而已。我小的時候，從父祖及師長輩的談話中，就常常聽到王壬秋老人的大名。大家都說：他是名士，是國學大師。清末民初之談國學者，常以王、章（太炎）並舉。王老世稱樸學大師；但我除看過「湘綺樓日記」外，對王老的詩文著作，從沒有認真的研讀過，可是有關王老的軼事逸聞，却聽過不少。並悉其人風流佚宕，玩世不恭，徜徉自適，很幽默風趣。因之，所傳他的軼事，無一而非趣味笑料。

## 苦學通經名動公卿

王壬秋名聞遐邇，湘綺乃是他晚年所居樓之別署，亦如袁才子用「隨園」、俞樾之曲園一樣。他是湖南湘潭人，生於清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少孤，資質似甚魯鈍，其師日授百字，竟不

能成誦。師舉事例以語激勵之，乃發憤苦讀，且自立規則：「昕所習者不成誦，不食；夕所誦者不得解，不寢。」孜孜困學，終於豁然開朗。十九補諸生（秀才），二十通章句。不數年，五經盡通達。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癸丑舉人。學成出遊，先就館於山東巡撫崇恩幕。初浙江平湖張金鋪督學湖南，於科試時得湘綺卷，目為奇才。召見之日，稱勉有加。隨入都應禮部試。戶部尚書肅順，聘之入幕，待之若上賓，奉之若師保，事多諮之而後行。且為上奏文宗（清咸豐帝）。考王老與肅順之相與，王老卒後，其子代功所編述「湘綺府君年譜」，多所解說（或恐牽涉肅順逆案也），姑不論其如何，唯薛福成「庸菴筆記」謂：「肅順素來推服楚賢。」故非僅王老一人而已，還有所謂「肅門湖南六子」（包括王老）據說：曾國藩之督兩江，亦為肅順所推薦。肅順素輕滿人，雅重漢人名流。王老常客肅順家，自有相當交誼，兩人知遇，自然也比較特殊。肅案原是愛新覺羅人的家務事，並不在意且不願牽連漢人。代功的粉飾，能不懼求榮反辱耶！

## 六朝元老尚書知交

湘綺老人與滿尚書肅順知遇之隆，時人亦謂為未可多見。不過肅順叛逆案發生之前，湘綺已往山東，旋回湘。及咸豐帝崩（在位十一年）於熱河行宮，肅順等陰謀叛逆。兩宮以計還京，立

穆宗（同治），兩宮垂簾聽政，以恭親王奕訢為攝政王。殺載垣（怡親王）、端華（鄭親王）、肅順（字裕庭，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）。湘綺聞之，頓失知己，哀痛欲絕，可見不是泛泛之交。且不避嫌疑，走京師，一方陰以賈文所得數千金恤肅順家庭；一方為撰「記端華、肅順事」，以白其冤。晚年常為人道及肅順事，猶潸潸落淚。輒曰：「人詆逆官，我自府主。」感恩之深，情見乎詞。王老自負奇才，以所至皆不合乃有退息無復用世之志。唯出所學，以教後進。於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省，春風化雨，桃李遍西南。晚年目睹世變，與人無忤無爭，更有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」之概。民國三年，北洋袁世凱當政，唯一度被楊哲子敦勸北上至京，就任國史館館長，但年已八十有三，且不過觀光旅遊性質，掛名而已。終以事不可為，乃廢然而返。民國五年，病逝於湘潭「湘綺樓」。著述百餘卷，數當時諸儒，實無出其右者。王老生經道（光）、咸（豐）、同（治）、光（緒）、宣（統）、民國六朝，人多稱以「六朝元老」。其所著「湘綺樓日記」，於各朝政事人物紀述豐富，尤為治清史者所必研讀之作。

## 治經講學闡明奧義

湘綺老人刻苦勵學，經史百家靡不誦習。箋註抄校，日有定課。遇有心得，隨筆記述。闡明

奧義，尤多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嘗謂：「治五經於易，必先知易字有數義，不當虛行卦名。於書必先斷句讀；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，不足以頒學官，傳後世。一洗三陋，乃可以言禮；禮明，然後治春秋。」必治經之次序法則明確，然後乃可以言文。又說：「文不取裁於古，則亡法；文而摹乎古，則亡意。」因之，湘綺之為文悉本詩禮，追跡漢唐，古豔並蓄，蕭散似魏晉間人。詩尤卓越，雄健嚴密，各體皆高絕。其所撰「湘軍志」，雖為湘軍人士所詬病，但文筆高古，世稱爲唐以後第一良史。湘軍人士之所以不滿者，則以其對於當時將領刻畫頗嚴，不假粉飾，因而銜之深而惡之甚，更有欲購毀其版者。

王老既有「唯出所學，以教後進」之志。光緒初年，四川總督丁寶楨特禮聘之入川，主講成都尊經書院。時廖平、戴光、胡從簡、劉子雄、岳森諸子均投湘綺之門。廖治春秋、穀梁、公羊；戴治書；胡治禮；劉、岳治諸經皆卓然有成；世號「蜀學」，即始於此。相傳王老在四川掌教時，不敢乘坐東洋車。因有尊師重道者特聘人力車一輛以贈，「湘綺樓日記」載其事：

「元卿送來東洋車，看似甚顯赫，以奇車不敢乘也。」如處今日汽車、飛機飛行時代，王老又不知作何感想？由川還湘，復先後主講長沙校經書院、衡陽船山書院，人才輩出，文風大盛。楊哲子、楊重子、楊莊既皆出其門；湘潭四怪：齊白石、黃寄禪、張正鳴、曾招吉以文藝鳴於時，亦皆王老所造就。江西巡撫夏時慕王老之名，特聘王江西大學堂。弟子數千人，文風丕變，更極

一時之盛。光緒三十四年，湖南巡撫岑春煊以王老一代經師，負儒林重望，上其學行於朝，特授檢討，鄉試重逢，加侍讀。王老在學術上的地位，蓋已冠絕羣儒，天驕一代。

### 衆濁獨清揚胡貶會

湘綺老人成名後，挾其所學，周旋於當代名公鉅卿之間。抗言高論，睥睨羣儕。初本濟世之心，懷才待售。先後位崇恩、肅順之幕，皆獲殊遇。迨入文正公會國藩幕，却未如其理想。有人說：一日，王老謁曾文正公，指陳時弊，滔滔獻議，暢所欲言。曾但靜聽，不報一言，惟以手指於桌上塗畫不已。談有頃，報客求見，曾欠身離座。湘綺起視所畫爲何？詎滿桌皆「謬」字。衷心根觸，知難爲用。曾回座請續談，湘綺略作數語，即掉辭而出。乃決心一意詞章，無復出山之想；自是對會也另有一種看法與評價，「湘軍志」之作或已深寓批評報復之意。我在對日抗戰初期，曾看到一段有關王壬秋的評述，大意是說：「滿清咸、同年間，中國有滿清政府與太平天國兩對抗集團。在滿清政府陣營中，又有兩個勢力集團：一爲滿族清廷；一爲漢族湘軍。王壬秋初欲交結滿人權貴肅順等，投効清廷集團。及肅順等被誅，王的美夢也醒覺了。轉而求其次，投向湘軍集團；但又被扼於曾國藩。兩頭失據，才退而著書講學。」對王此種論見，頗爲新穎，不同衆說。記之以供研究參考。

胡文忠公林翼（潤芝），在湘軍人物中，是最爭衆望的人。翁同龢日記稱：「胡文忠公，公

忠爲國，並時所不能及，不愧文忠二字。」曾國藩奏稱：「胡林翼之才，勝臣十倍。」近代史者，則稱胡林翼爲湘軍之「蕭何」。湘綺的「湘軍志」亦有：「中興之業，實基自胡」之語。王老所許當代人物，似不甚多。最崇佩的湘軍人物，或僅爲胡林翼一人而已。每談到胡的事功時，最愛拿湘軍領袖曾國藩來作對比，頗寓揚胡而襯托出曾有不及的意味。如胡林翼的政治作風，寬猛互用，使法立而人知恩，楚帥協和，親切有如骨肉。王老云：「昔曾滌公（曾號滌生）治軍，愀然如秋，有愁苦之容；胡文忠軍，則熙熙如春，上下歡欣。」胡林翼駐軍貴州時，念及軍餉無着，乃草書數行，刊印關防，馳遞各關卡。文曰：「開口便要錢，未免討人厭；官軍急收城，處處只說戰；性命換口糧，豈能一日騙？眼前又中秋，給賞更難欠，惟冀各路大財神，各辦盤金三萬串。」此文發出後，不及旬日，而各處餉銀絡繹而至。王老謂：「看詠芝文膽，精神殊勝滌公，有才如此，未竟其用，可嘆也。」王老又謂：「論兵貴智，滌老不智，故不如文忠也。」皆以胡之政事經濟爲在曾氏之上。如此數者，不過舉例而言。曾國藩當時被朝野人士推崇備至。直至死後，王老似猶有不愜之懷。如他晚曾氏聯云：「平生以覆子孟張叔大自期，異地不同功，戡定僅傳方面略；經述在紀河間阮儀徵而上，致身何太早，龍蛇遺憾禮堂書。」王老雖表歎傷，實頗有如刺哽喉之感。王老聯惟湘綺樓日記中可以找得。既不見於文正哀榮錄；亦未收入薛福成（曾之弟子）的庸菴筆記；其故或即在此，專制時代常有

不測之風雲，或另有所忌諱耳。

袁世凱當國，拜熊秉三（希齡）組閣。熊與王老原有舊誼，而項城亦素仰王老大名，禮迎至京，擬聘長國史館；王老辭不願就，且語多諷刺，袁遂命楊哲子遣人常導之出遊，陰為羈縻。一日道經內閣衙門，從者意其必進訪熊秉三；詎王老忽曰：「此動物園也。」從者初以為誤，繼而駭異，乃究其故。王老正聲應之曰：「熊希齡者，湖南鳳凰人也。鳳凰者，飛禽之類也。飛禽棲止之地，非動物園者何？」（有人謂這是章太炎的故事，不知孰是？）衆始哄然。王老初意，本在罵當國之輩；但經此曲解之後，原意反而未彰了。不僅此也，王老於凡不滿之人、之事，無不有所諷評。湖軍志於當時諸將刻畫頗嚴，即其顯例。及其晚年，雖自詡與世無忤無爭，仍常不免，豈真以「衆濁獨清」自況耶。

### 建湘綺樓偏愛女僕

湘綺樓為湘綺老人晚年讀書頤養之所。樓在湘潭至邵陽（湘潭至寶慶）公路側，距路線約一里許，在湘潭雲湖橋附近。問道至湘綺樓者，祇說「雲湖橋」，鄉人無不知之。民國十二年秋，湖南各軍進行倒趙（恆惕）運動。余曾一度見惡於趙，隨魯滌平（後任湖南及浙江省主席）將軍幕。適經過其地，借駐斯樓約旬餘日。是樓雖無花木園林、樓臺亭閣之勝；但周圍環境，風景尚屬清幽。余以其為中國大文豪故居，印象頗深。樓為青瓦磚造之屋，未設正門（湘俗稱為棧門），僅一小側門供出入。據傳此種建築設計，

意在阻止來訪官員貴人之轎車闖入。王老在長沙城的住宅，亦有類此設計，即在宅門之前，修一狹窄長巷，通往大街，來訪客人，不論達官貴人，都必須在大街下轎落車，然後步入宅第，大有「文武官員，至此下馬」（聖廟附近要道，均立有此石碑）之意。其妄自尊大，略可想見。由側門入室，無設廳堂，即祖先神位亦不見供設，與湘俗居宅懸殊，亦屬異事。或為兵燹之故（湖南自民初張敬堯督湘，縱兵殃民，隨之兵燹連年，破壞甚大，以致鄉人見了兵，不論南軍、北軍都逃避一空），家人避居深山僻野，祖先神龕亦隨之遷往。或此樓純係王老讀書著述之所，家宅居室另有其地。當我們前來借居之時，還不得其門而入。及入，屋內空無一人，陳設亦僅少數粗劣傢具而已。甚欲找人探詢樓之歷史淵源與一切近況，亦不可得，實不禁惘然若失。

樓在正屋的第二進，以木板架於橫木之上為樓，人可沿板梯拾級而上。在未經損壞之前，似亦相當粗陋。樓房數間，頗軒敞，書籍、破紙狼籍滿樓，幾不堪插足。默思破書堆中或許尚有古版書籍存在，但無法去翻檢。盲目士兵則取之舉火煮飯燒水。因無人管理照料，庭院草木不修，深達數尺，瓦礫爛木隨地皆是。懷想當年王老筆下（湘綺樓日記有載）的湘綺樓，是如何的有顏色！達官拜門，生徒滿座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，車水馬龍，又是如何的多采風光！今王老委化未久（距余經其樓時，不過七年），敗壞至此，可發一歎。同學友人魯岱（魯山，國大代表，在臺去世）兄，曾作七律一首紀之。詩曰：「

林泉幽勝產文豪，賸有名樓百尺高，衡嶽諸峯鍾閭氣，詞章一代振風騷；阿嬈何幸驕權貴，遺老奚難勵節操，簡籙飄零陳跡在，空隨隨意長蓬蒿。」蓋寫實也。詩中「阿嬈」，即指王老的女僕周媽。

### 眷戀周媽暗通劉嫂

才子風流，各有其道。如袁隨園、俞曲園則各有所趨，各有所嗜。湘綺老人晚歲以六朝元老之身，並故意調笑，無所瞻顧。王老固少涉足風月場所；但每有拜訪、應酬或與朋輩出遊，甚至花街柳巷，都必偕其女僕周媽以俱。周媽者，不必為賢者諱，正類似北京上坑老媽子之流。其事遍傳儒林，播為佳話。張之洞總督兩湖時，湘綺北上入京，道經武昌，亦偕周媽投刺往訪。張則大開中門，迎以上賓之禮。王老顧周媽而言曰：「此即汝所欲見之張大老爺，有何異人之處？」總督側立一旁，不安已極，僅微笑而已。某歲之冬，湘綺與周媽同居一室，有小偷穿垣入，窺湘綺猶倚枕吟哦，室中除書籍之外，別無長物，僅竊其睡眠時所脫下的皮衣而去。次晨，周媽發覺，舉以相告。王老了不為意，且戲題一絕云：「犬吠花村月正明，勞君久聽讀書聲，貂狐不稱山人服，深愧先生在此行。」王老失竊，猶作此幽默逸趣語，非雅人而何？據傳：袁世凱稱帝，國內著宿勸進表之領袖者，即係王王秋。其簽署報酬為大洋拾伍萬元，先付半數，餘俟登極後付清。王老旋返湘。及雲南起義，王老恐袁氏背信，急遣周媽入京，向袁面索。袁氏長子克定虛與委

蛇，半月無音訊。周媽乃託詞南歸，求項城賜見叩謝。及見，即放聲大哭，數喪失信，並以死新華宮相要挾。袁氏恐有不幸，貽笑新朝，遂如數付之。可見周媽雖鄉曲女流，亦非泛泛之輩。事實如何？則有待取證。湘綺眷戀周媽，年長日久，倚之亦深，平居便非周媽不歡。但周媽羅敷有夫，而王老頗有霸佔之嫌。周夫礙於威勢，不敢與較，便退而求其次，常藉口來湘綺樓需索，王老頗有難於應付之苦。又雲湖橋附近，地名「七里舖」，有一家飯店，無招牌，主其店者為一寡婦劉二嫂，頗具姿色。王老亦常臨存之。周媽之事，乃公開的秘密。劉二嫂之事，則秘密不公開，知者較少。當余等駐雲湖橋，散步至該飯店時，劉二嫂亦已徐娘半老矣。王老當年曾贈其店一聯，則猶赫然懸於壁間。相傳王老去世以後，有好事者輒之以聯云：「長船山院，為一代師，才子本多情，只怕周公來問禮；登湘綺樓，望七里舖，佳人難再得，莫隨王子去求仙。」即指以上兩事。聯雖謔，亦頗有可觀。

### 所選佳婿祇懂嫖經

居室之道，遇妻妾不相能，齊家之方，待兒女失寬嚴；不獨為庸夫俗子不易處理，即學者鴻儒，亦難措置裕如的專。湘綺老人處妻妾之間，似頗得其道。湘綺樓日記有云：「研樵以其嫡妾不相能，而問於余。蓋意料余善處耶？抑知余家亦不相能耶？余以正言告之：當自屈尊夫人以慰妾，則得之矣。其相識也，則不過問，要無使妾勝嫡，則自立於無過，而妾不敢怨。近世爭以家

事為諱，而不謀諸朋友，若研樵可謂賢矣。余雖言之，仍當還問夫人。」王老說得頭頭是道，對本身問題似乎也未得到解決。今日享齊人之福者，仍不乏人，也不妨三思而習之。湘綺樓日記又云：「膠緹（王夫人名）以嚴怒待兒女。節候當嬉戲，皆凜凜然。然亦背之，盜弄淘氣，無所不至。父子之道苦！余欲助之威，則下無以為生；欲禁之，則下益玩法。漢宣帝言：亂我家者，太子也。慕為賢明母，而未得其術，其患甚大。故談宋儒主敬整嚴之學者，其子弟率蕩佚敗其家聲。若用以治國，則天下大亂，此豈賢儒所能知耶？兒女既屏息遠去，余不可以妾相對，遂臥一日。」齊家難，父子之道苦，以一二代碩儒，也祇有氣得睡覺之一法。王老有女，亦家學淵源，能文工詩，博覽羣籍。適同邑某生（或云胡姓），乃一執袴子，不學無術，日惟聲色犬馬是務。結婚之夕，王女詢其所學，生無以對。復詢其亦嘗涉及四書五經否？生對曰：「我只懂得一經。」女問：「何經？」生曰：「嫖經。」（或言者過甚其詞）王女不禁黯然飲泣。歸語其父，王老以木已成舟，唯掉頭太息，亦無可如何。這便是被吃人的舊禮教所限。一代碩儒，不能打破舊禮教，就祇好忍氣吞聲，別無他法。

### 恃才傲物妙人妙語

權利薰心，違背師訓，勸袁世凱做皇帝的楊度（哲子），就是湘綺老人之高足。當王老到北京以後，洞見袁氏之事不可為，便託詞告歸。國史館專則委之楊度（副館長）。離京之日，楊度往

叩王老以酬應之方。湘綺正言以告之：「多見客，少說話。」實言簡而意深。蓋當時國家局勢，在地方則軍閥割據之局面已成；在中央則官僚政客腐惡之習氣已深；誠如病入膏肓，無可救藥。而民心傾向革命，彷彿暴風雨即時來臨。這也就是王老所以要離開北京的根本原因。他臨行前，教楊度以「多見客」，可以寡怨尤；「少說話」，可以絕禍患，這也正是他晚年「與世無忤無爭」的處世之道。湘綺老人主講船山書院時，某年時當歲暮，正瑞雪紛飛。有巡撫某公投刺晉訪，他竟託詞不納。這在王老驕矜的習性中，原是常有的事。此次則大有異乎平日。某公去，自己又買舟追趕六十餘里，相晤於大江之中；左右詰而詢之，王老答曰：「先之拒也，以示不敢；後之追謁，藉表虔誠。」妙人妙語，彷彿東方朔、徐文長一流人物。其實，這正是王老處世之道的另一面。如袁世凱聘長國史館，專先並未堅拒，必去京而後辭，亦可作如是觀。

「頓沛愧師承」的楊哲子，亦知乃師最深。譽王老能以逍遙通世法，如其人，如其事，描繪得相當入神。王老卒於民國五年，享壽八十有五。生前曾撰自輓一聯：「春秋表未成，幸有佳兒讀詩禮；縱橫計不就，空留高詠滿江山。」臨終猶不忘其自視甚高，而自悼亦可謂深矣。與王老同邑的吳劭子先生，為楹聯高手，曾以聯輓王老云：「文章不能與氣數相爭，時際末流，大名高壽皆為累；人物總看輕宋唐以下，學成別派，霸才雄筆兩無倫。」譽之深亦借之甚，似可作為王老身後之定論看。